

# 《英雄赞歌》作词始末

## 革命经历就是诗

公木1910年出生,原名张永年,又名张松甫、张松如,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公木生于直隶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从小便爱读书,尤喜诗书,后考入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在校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其中一次是与老师范文澜(1893~1969,历史学家,著有《中国近代史》《文心雕龙注》等)一起,被关押了一个多月才得以释放。

1930年1月,公木秘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冬,他与同学拜访了鲁迅,请他来校演讲,为在筹办的《文学杂志》组稿。鲁迅对《文学杂志》给予了鼓励,并为创刊号写了新作《听梦说》。这次与大师近距离的对话,令公木深受革命的启发。

1933年春,正上体育课的公木得知特务闯进学校来抓自己,忙跟同学跳墙脱险,之后到达山东滋阳,开始了四年的教师生涯,同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经林伯渠介绍奔赴晋绥前线,参加由程子华任司令员的敌后游击队。1938年8月,他受党组织委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入党。去延安前,公木和妻子不得不把未满2岁的幼女托付给当地回族老乡照料,好在16年后得以相聚。

入伍后,一切经历都在行军间歌,成了公木笔下的诗。1938年,他根据岢岚的真实事件,用“公木”署名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岢岚谣》,讲了一位老乡先吃下有毒的饭菜让日军放松警惕,最后与日军同归于尽的悲壮故事。《岢岚谣》感动了每个爱国志士,“公木”这个名字也由此家喻户晓。公木先后用过很多笔名,公木是他本名中“松”字的分解。进入可以光明正大写作的抗日队伍中,他终于可以“公木”为固定的名号。

## 《八路军进行曲》火了

1939年,公木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时,一天,著名大鼓演员吕班领来一个人,对公木说:“给你介绍一位新战友——郑律成。这下齐了,你写词,他谱曲,你俩正好可以配成‘一对儿’了!”

刚到延安的朝鲜籍音乐指导郑律成就住在公木隔壁的窑洞。一次,郑律成来找公木时看到桌上有首诗,那是公木有感于站岗写下的《子夜岗兵颂》,郑律成偷偷拿走谱上了曲。

不久,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组曲《黄河大合唱》轰动全国。郑律成就跟公木讨论,要不咱俩写个“八路军大合唱”?公木说,行。他琢磨:“八路军大合唱”得写八首歌吧。大概用了一周,公木写出《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骑兵团》《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加上之前的《子夜岗兵颂》,共八首歌的歌词。郑律成想尽快谱成曲,就靠敲着白茬桌子找节奏,嘴里边哼唱,有时还要到山上去敲石头,面对田野找灵感。

几个月后,郑律成调到抗日军政大学的音乐系,在这里才完成了“八路军大

合唱”组曲。

1939年冬天,“八路军大合唱”首演于延安中央大礼堂,迅速火遍各抗日根据地,其中《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都是当年超火的正能量歌曲:“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八路军进行曲》谱写成的第二年夏天,总政宣传部部长萧向荣邀请公木和郑律成在延安青年食堂吃了一顿红烧肉、三不粘,并鼓励他们“再写、多写八路军”。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周扬向毛主席介绍公木是“八路军大合唱”的词作者时,毛主席握着公木的手说:“写兵好,唱兵好。要写八路军,要唱八路军。希望你今后多写一些。”

因为《八路军进行曲》这首歌太优秀,自诞生起就承担着军歌的使命。1949年,它还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演奏曲目在天安门前奏响。历经几次改名,这首歌最终确定歌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由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公木的另一个成功案例,是1945年将陕北民歌《移民歌》经过重新编写和填词,变成后来举世闻名的《东方红》。但因《移民歌》的原作者有多人且争议大,公木从不强调自己的功劳,甚至多年没署名。与孙女张蓁儿闲聊时被问起,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只要大家喜欢这首歌就行了,谁写的并不重要。

## 《英雄赞歌》祭奠忠魂

1963年秋,当时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导武兆堤、演员田方和作曲家刘炽一起来到公木家。武兆堤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刚拍摄完电影《英雄儿女》,要请公木给写主题歌歌词,而且“非你莫属”。武兆堤了解公木:首先,公木不但是个诗人,而且亲历战场。诗词本是一家,有如此经历的诗人更懂战士的情怀和战争的悲壮。再者,公木有诸多词作的成功案例,抗战时期曾同在延安的武兆堤,当然知道那首脍炙人口的《八路军进行曲》就出自公木的笔下,公木还整理了《东方红》组曲,使其从民歌升级成为史诗级音乐作品。

武兆堤把公木拉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里,看了还没剪辑完的电影《英雄儿女》。电影故事是这样的: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某团在坚守无名高地的战斗中勇敢作战。刚从医院回部队的战士王成要求参战,并拿出父亲鼓励他杀敌立功的来信给领导看,政委王文清始知王成就是老战友王复标的儿子,而这位老战友当年还在危难中收养了王文清的女儿。王成牺牲后,他的妹妹——文工团员王芳坚持战斗,承担了宣传英雄唱英雄的任务,以歌声鼓舞了将士士气。最终王芳和养父王复标、亲生父亲王文清在朝鲜战场上得以团圆。

公木要写的歌,就是王芳鼓舞前线将士的歌。

公木曾说过,他是怀着对战士、对部队一种真挚的感情来写这首歌的。讴歌

英雄,赞美英雄,就是他的使命。他想起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写过的一首《烈士赞》,那就是他对英雄的最由衷最热烈的赞颂,由此定下了这首歌的歌名《英雄赞歌》。歌曲的主题构思则为,勇士辉煌化金星,这一构思也是来自《烈士赞》最后两节:“当你抱起爆炸筒/和敌人一同粉碎/敌人永远化作脚下的污泥/你就变为一颗灿烂的金星/你在天的高空里照耀/你在战士的头顶上照耀/你在荫庇我们的国旗上照耀/你在人民的心坎里照耀。”这几句诗后来化为《英雄赞歌》中的“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涌。敌人腐烂化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歌词结构分为四段:一唱英雄及战争的正义性,二唱王成的英勇雄姿,三唱王成的壮烈牺牲,四唱对英雄烈士的赞颂。即前三段是紧紧扣住电影故事情节,最后一段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升华,由个体上升到整体,由赞王成上升到赞所有烈士。初稿酝酿成熟后,仅用了一晚上,公木就把这首歌的歌词写好了。

看到精彩的歌词,编导武兆堤和作曲家刘炽特别激动。经三人共同商议,公木又做了一些修改。如《英雄赞歌》变成了三段,第四段改为“和词”,用现代音乐理论讲叫副歌,分别放在前三段每一段的后面,反复唱三遍。这样重章迭咏的表现手法,在《诗经·国风》中很普遍,反复循环,荡气回肠,更加深化了赞颂的情感。同时,公木把改作“和词”的一段由原来的六句压缩为四句,并改换一个更响亮的韵脚,这样唱起来更有精神、更有气魄。前三段每段的第二句,都重复三个字,如“侧耳听”“裂长空”“天地崩”则都是根据作曲的需要添加的。

如此,一首充满阳刚壮烈之气的歌词便定稿了。刘炽完成谱曲后,历经配乐、演唱,长春电影制片厂又补拍了相关镜头,《英雄赞歌》就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并伴随电影烙在了人们的心里。

## 有关爷爷的回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公木在吉林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副校长等,于1998年10月30日去世。

他的孙女张蓁儿说,她小时候看电影或听电台里播放《英雄赞歌》时,不知道那是爷爷作的词,直到一位学校老师告诉了她。张蓁儿眼里的爷爷总是很低调,就像他不在意《东方红》作者是否署自己名一样,只要大家喜欢就好了。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张蓁儿没有来得及问爷爷,影片中找到失散女儿的情节,他有没有感触?那跟他去延安时把女儿留在老乡家的经历何其相似!张蓁儿想爷爷应该很受触动,毕竟也是自己一段刻骨的经历。但老人没提过,也许因为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找到了,让他的心平静了一些。

如今,久经岁月洗礼的《英雄赞歌》已成经典,从未因时光流逝而减色,反而愈发令听者充盈起力量,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和平的来之不易。岁月静好,并非本来如此,而是以无数英雄的生命浇筑而成,我们当永远铭记。

来源:北京晚报



《英雄赞歌》词作者公木  
资料图片

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英雄儿女》讴歌了朝鲜战场上的中华浴血战士,那首王芳在硝烟中高唱的《英雄赞歌》也成了经典:“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甚至被网友们称为“金刚怒目式作品的典范”。

这首歌旋律大气,是著名作曲家刘炽创作的;歌词豪迈,却并非出自职业词作家,而是出自诗人、革命家公木的笔下。电影《英雄儿女》原著小说为著名作家巴金的《团圆》,导演武兆堤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拍摄电影的名导演,饰演王成的刘世龙和饰演政委的田方都是名演员,饰演王芳的刘尚娴也是冉冉升起的新星,这种阵容拍摄的电影在当年绝对算“重点项目”,其主题歌为何会选择非职业作词人的公木来填词?

公木先生的孙女张蓁儿讲述了这其中的故事。